

副刊文丛

主编

李 辉

王刘纯



茶事一年间

何频 著



大象出版社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大地传媒

副刊文丛

—

主编

李辉

王刘纯



茶事一年间

何频

著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
大地传媒

大象出版社

· 郑州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茶事一年间 / 何频著. — 郑州 : 大象出版社,
2017. 1

(副刊文丛 / 李辉, 王刘纯主编)

ISBN 978-7-5347-8476-7

I. ①茶… II. ①何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292034 号

茶事一年间

何 频 著

出 版 人 王刘纯

项目统筹 李光洁 成 艳

责任编辑 陈 灼

责任校对 裴红燕 安德华

书籍设计 段 旭

出版发行 **大象出版社**(郑州市开元路 16 号 邮政编码 450044)

发行科 0371-63863551 总编室 0371-65597936

网 址 www.daxiang.cn

印 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开 本 787mm×1092mm 1/32

印 张 9.375

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35.00 元

若发现印、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印厂地址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南六环磁各庄立交桥南 200 米(中轴路东侧)

邮政编码 102600

电话 010-61264834

“副刊文丛”总序

李 辉

设想编一套“副刊文丛”的念头由来已久。

中文报纸副刊历史可谓悠久，迄今已有百年行程。副刊为中文报纸的一大特色。自近代中国报纸诞生之后，几乎所有报纸都有不同类型、不同风格的副刊。在出版业尚不发达之际，精彩纷呈的副刊版面，几乎成为作者与读者之间最为便利的交流平台。百年间，副刊上发表过多少重要作品，培养过多少作家，若要认真统计，颇为不易。



“五四新文学”兴起，报纸副刊一时间成为重要作家与重要作品率先亮相的舞台，从鲁迅的小说《阿Q正传》、郭沫若的诗歌《女神》，到巴金的小说《家》等均是在北京、上海的报纸副刊上发表，从而产生广泛影响的。随着各类出版社雨后春笋般出现，杂志、书籍与报纸副刊渐次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，但是，不同区域或大小城市，都有不同类型的报纸副刊，因而形成不同层面的读者群，在与读者建立直接和广泛的联系方面，多年来报纸副刊一直占据优势。近些年，随着电视、网络等新兴媒体的崛起，报纸副刊的优势以及影响力开始减弱，长期以来副刊作为阵地培养作家的方式，也随之隐退，风光不再。

尽管如此，就报纸而言，副刊依旧具有稳定性，所刊文章更注重深度而非时效性。在电台、电视、网络、微信等新闻爆炸性滚动播出的当下，报纸的

所谓新闻效应早已滞后，无法与昔日同日而语。在我看来，唯有副刊之类的版面，侧重于独家深度文章，侧重于作者不同角度的发现，才能与其他媒体相抗衡。或者说，只有副刊版面发表的不太注重新闻时效的文章，才足以让读者静下心来，选择合适时间品茗细读，与之达到心领神会的交融。这或许才是一份报纸在新闻之外能够带给读者的最佳阅读体验。

1982年自复旦大学毕业，我进入报社，先是编辑《北京晚报》副刊《五色土》，后是编辑《人民日报》副刊《大地》，长达三十四年的光阴，几乎都是在编辑副刊。除了编辑副刊，我还在《中国青年报》《新民晚报》《南方周末》等的副刊上，开设了多年个人专栏。副刊与我，可谓不离不弃。编辑副刊三十余年，有幸与不少前辈文人交往，而他们中间的不少人，都曾编辑过副刊，如夏衍、沈从文、



萧乾、刘北汜、吴祖光、郁风、柯灵、黄裳、袁鹰、姜德明等。在不同时期的这些前辈编辑那里，我感受着百年之间中国报纸副刊的斑斓景象与编辑情怀。

行将退休，编辑一套“副刊文丛”的想法愈加强烈。尽管面临互联网等新媒体方式的挑战，不少报纸副刊如今仍以其稳定性、原创性、丰富性等特点，坚守着文化品位和文化遗产。一大批副刊编辑，不急不躁，沉着坚韧，以各自的才华和眼光，既编辑好不同精品专栏，又笔耕不辍，佳作迭出。鉴于此，我觉得有必要将中国各地报纸副刊的作品，以不同编辑方式予以整合，集中呈现，使纸媒副刊作品，在与新媒体的博弈中，以出版物的形式，留存历史，留存文化。这样，便于日后人们可以借这套丛书，领略中文报纸副刊（包括海外）曾经拥有过的丰富景象。

“副刊文丛”设想以两种类型出版，每年大约出

版二十种。

第一类：精品栏目荟萃。约请各地中文报纸副刊，挑选精品专栏若干编选，涵盖文化、人物、历史、美术、收藏等领域。

第二类：个人作品精选。副刊编辑、在副刊开设个人专栏的作者，人才济济，各有专长，可从中挑选若干，编辑个人作品集。

初步计划先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编选，然后，再往前延伸，直到“五四新文学”时期。如能坚持多年，相信能大致呈现中国报纸副刊的重要成果。

将这一想法与大象出版社社长王刘纯兄沟通，得到王兄的大力支持。如此大规模的一套“副刊文丛”，只有得到大象出版社各位同人的鼎力相助，构想才有一个落地的坚实平台。与大象出版社合作二十年，友情笃深，感谢历届社长和编辑们对我的支持，一直感觉自己仿佛早已是他们中间的一员。



在开始编选“副刊文丛”过程中，得到不少前辈与友人的支持。感谢王刘纯兄应允与我一起担任丛书主编，感谢袁鹰、姜德明两位副刊前辈同意出任“副刊文丛”的顾问，感谢姜德明先生为我编选的《副刊面面观》一书写序……

特别感谢所有来自海内外参与这套丛书的作者与朋友，没有你们的大力支持，构想不可能落地。

期待“副刊文丛”能够得到副刊编辑和读者的认可。期待更多朋友参与其中。期待“副刊文丛”能够坚持下去，真正成为一套文化积累的丛书，延续中文报纸副刊的历史脉络。

我们一起共同努力吧！

2016年7月10日，写于北京酷热中

细微之妙，何止草木

——《茶事一年间》序

李 辉

何频的随笔，基本发表于报纸副刊，未曾谋面之前，感觉自己好像已经很熟悉他了。

能写随笔的作者不少，如要形成鲜明的个人风格 and 特点却颇为不易，不过，这对于何频似乎并不难。



何频有独特的写作领域，尤以擅长写草木而著称。读过他的不少草木篇章，吃惊于他对众多植物长期、广泛、深入的研究。春来秋去，花开花落，他细心观察与体味，描摹草木的萌生蔓延，写透人与草木之间的冷暖互知，写天地间弥漫充沛的声气相通。他的笔下，生生不息的草木，漫溢浓郁的文化韵味，醇厚而醉人。写此类文章，最需胸间学识、细微体察和笔下功力，何频三者兼备，运用起来得心应手，收放自如，因此，足以形成与众不同的个人随笔格局。

随笔历来是报纸副刊的顶梁柱。如今，纸媒前景不容乐观，这些年来，副刊的减少与调整，在不少报纸似乎成为首要的任务。殊不知，在互联网、微信等新兴传媒渗透于每个人阅读空间之际，副刊的优势其实才更有展现的可能。铺天盖地的新闻爆炸面前，副刊需要沉稳，需要为读者提供足可让他们静下来细细品味的高质量作品，这才是报纸副刊应有的生存之道。经与大象出版社商量，从2016年开始，我策划出版一套“副刊文丛”，计划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各地报纸副刊的作品，

按照精品栏目系列、作者与副刊编辑的个人文集系列，分别编选出版。我的设想，争取用十年左右时间，出版二百种左右，留存副刊精品，留存读者的美好记忆，那该多么可观！在编选第一批图书中，我首先想到几位副刊作者，何频便是其中之一。

这些年，何频主要在《南方都市报》和《文汇报》副刊上开设专栏，另有少量文章发表于《人民日报》副刊等处。承蒙何频不弃，他很快编选这本《茶事一年间》寄来，并嘱我写序。他说，我们同年出生，经历相似，兴趣相似。兄台之命，不能不听。

这本《茶事一年间》，全部发表于《文汇报》之《笔会》副刊。书中《茶事一年间》一文，写一年之间，四处访茶、问茶、品茶，人文景象，婉转铺陈，尽在其中。以此为书名，平淡而悠远，质朴而隽永，颇能体现何频文章的特点。

何频写过一则随感《看草归来》。文中所述，可以从中感受他为何不愿疏忽那些大自然的细微之处，因为，所谓细微的事物，最能触动他，也最能让他感悟



细微之外无限丰富的情怀。用他的话来说，那是“茂盛和神奇”，面对细微，他“无法无动于衷”：

隙地有白茅草开花，抽柔细白绵一片。龙葵开小白繁花，小白酒草蕾大亦渐次开小毛球花。一地夏草才青青密布就生漏洞，因为路边有早于小麦而熟的野燕麦成片枯死发白，黑麦草的穗条亦干而枯竭。

我这么仔细地关注野草是太琐碎了！不，野草或杂草是不容忽视的巨大存在，人们怎么也不能绕开野草。……

面对生生不息的杂草所展示的茂盛和神奇，我无法无动于衷。……

隙地看草归来，我回到院里，看见墙角有一株苦菜，花后扯了一点白絮，另有一株是刚刚生出的新苗。……

（《看草归来》）

但细微之妙，何止草木？

《茶事一年间》中的不少篇章，何频写文坛掌故与前辈文人。他与这些前辈，或见过面，或只是书中相识。如写草木一样，他不求大的叙述，而是于细微之处写人的一颦一笑，笔下细节看似平淡，反比过多的渲染更有表现力，更能呈现前辈的淡然。譬如，《微信里的董鼎山和黄宗英》一文，何频写在郑州越秀讲座期间，与冯亦代、黄宗英两人的见面。听完讲座，他去宾馆拜访，带去二人黄昏恋之际出版的合集《归隐书林》，请他们签名留念。文章结尾，干净利落：

与他们告别的时候，我把小本子落下了还不知道。第二天，家里电话响了，原来是黄宗英先生从我的本子里面发现了电话号码，直接打过来的。她让我过去取，并一再声言，不许我叫他们老师。

（《微信里的董鼎山和黄宗英》）

有意思的是，何频想到写这篇文章，与二〇一五年四五月间他读到的两个微信有关。第一条是四月二十四



日他的弟弟在纽约看望董鼎山之后所发微信，第二条是五月二十八日我在上海华东医院看望黄宗英之后所发微信。多年前，第一次收到何频的信，才知道“何频”是笔名，本名为赵和平，而他的弟弟赵武平我早已认识，曾是北京有名的出版策划人。读这篇文章，我又回到远景之中。难忘九十年代，一次董鼎山归国，我陪他去北京小西天看望冯亦代、黄宗英；难忘二〇〇一年，我在纽约董鼎山带我去逛旧书店。十多年来，每次到上海看望黄宗英之后，我都会给董鼎山发去邮件和照片，他很快回复，为之高兴。如今，斯人已逝，再也收不到老朋友的消息了。

何频写这篇文章，其实另有一层含义：对董鼎山、黄宗英表达一种敬意。两位耄耋之年的老人，一位在纽约，一位在上海，晚年依旧在副刊开设专栏。在何频心中，这是一种缘分，一种难解难分的副刊情结。他这样评点两位前辈的副刊文章：“董鼎山和黄宗英的副刊小品，是智者对流行世情的从容点评，每篇只有一鳞一爪，但过来人的一颦一笑，睿智与机智俱在其中，

貌似平淡却不乏味。‘春蚕到死丝方尽’，绵绵之力，一笔一画，洋溢着他们对读者的爱，却透支着他们年迈的心力。”这段文字，虽是说前辈，可是我倒也觉得不妨将之视为何频对随笔写作的理解和经验谈，一种他所企盼达到的境界。

与写草木的细微之处一样，何频对人的理解，也能于细微之处辨析文人差异，在纷繁掌故里看易被忽视的另一面。他写施蛰存和张伯驹成为“右派分子”之后的交往，颇耐读，足可看出他的观察之细，体会之深。两位前辈，相差七岁，“一个是民国旧公子，一个是新文化阵营里出风头的现代作家，南辕北辙，本不同类，但二人后来惺惺相惜，声气互通，这缘于二人天性相通”。我很欣赏“声气互通”四个字，把文人间之所以能够相通的情怀，表述得极为准确而富有诗意。他读掌故，读到张伯驹的另一面：

貌似散淡的张伯驹，偶尔也有金刚怒目的时候。《张伯驹集》无记，但1979年9月5日下午，



他在为邓拓平反的追悼会上撰联——间气钟闽海，
却因与古为邻，以忠获罪；直言话燕山，大似骂曹
击鼓，照怪燃犀。

（《施蛰存与张伯驹》）

体察草木之人，体察人心与人性，均在细微之妙。

草木与文人，在何频这里浑然一体，都是他眼中的
景象，都是他以此感受世界的对象。在这种体察、描
摹、叙述过程中，他变得更沉静、充实。有他的随笔，
读者不会寂寞。

的确，前辈文人在何频眼里，如同草木一般具有丰
沛的生命力。他写姜德明的爱书、藏书，文章题为《一
棵旺盛而又安静的树》。这题目，真好。一个又一个文人，
一株又一株草，一棵又一棵树，安安静静，不事张扬。
草木悄悄萌发，慢慢成长，蔓延出一片茂密森林……

完稿于 2016 年 2 月 16 日，北京